

如歌行板 吴文生  
寻摄红海梯田



红海梯田。吴文生摄

海南哪里的梯田最美？很多人的脑海里，首先浮现出五指山市的牙胡梯田。从2018年3月开始，为了拍到一张牙胡梯田的美图，我起早摸黑地在高速公路上来回穿梭，踏遍了牙胡梯田的每个角落。李白说，“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。”值得欣慰的是，我所有付出终于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报。

其实，在海南，又何止五指山牙胡梯田一枝独秀呢？在儋州市大成镇西华居，有一处梯田完全可以和牙胡梯田媲美。考虑到梯田的中心点和人口集中在西华居红海队，我们姑且称它“红海梯田”吧。

2011年8月的一个下午，我乘飞机去洋浦航拍，返回西庆机场途中，发现春江水库东面约6公里处有一片梯田、鱼塘、村庄。看到这幅美丽的山水画，我情不自禁喊了起来：“太美了！”几乎是同一时间，驾驶员也发现了这一美景。飞机在梯田上空盘旋，我牢牢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，“弹无虚发”地把一幅幅美丽画面收入囊中。第二天，媒体刊发了这张图片。见报后，有读者来电询问梯田的具体位置。我回复他，这是在飞机上不经意间发现的，目前还不确定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那片梯田，尤其想弄清楚梯田的具体位置。今年5月29日，我又乘飞机去海花岛拍摄游客高空跳伞的画面。返程时，飞机穿越春江水库后，窗外的美景像巨大的磁场紧紧吸引着我的目光。金黄色的梯田，一圈圈、一环环，秀出美丽的曲线。分布在梯田四周和中间约200个大大小小的鱼塘，仿佛是镶嵌在梯田里的一块块翡翠，斑斓多姿、光影澹澹。

梯田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呢？曾经在这一带工作过的老朋友告诉我，应该是在原石马岭林场26队。次日下午，我费了不少周折来到26队后，启动了无人机。当无人机升到100米高空，规模壮观的梯田景象展现在显示屏中，和我在飞机上航拍的画面几乎如出一辙。一位在路边割草的大婶告诉我这里是红海队。终于找到梯田的准确位置了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6月初，红海梯田水稻收割在即，我再次实地航拍夏收景象时，广袤的红海梯田里弥漫着稻花的芬芳，有着“灵山多秀色，空水共氤氲”的美感。

当地一位朋友告诉我，红海梯田与王五镇的石马岭林场交界，属半丘陵地带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这里曾是知青的一个安置点。红海梯田总面积约1800多亩，地形走势东高西低，北面与西南面较为平缓。因为地形落差不大的缘故，行走在地面上的人几乎察觉不出哪里是

梯田，哪里是平原。一条名叫“水鸣江”的河流从梯田中间穿越而过，加上松涛水库西干渠常年给梯田上游一座水库补水，因此这里的水源充沛、旱涝保收，淡水养殖条件得天独厚。

6月6日，媒体刊发了我拍摄的红海梯田近千亩稻田的照片，题为《千亩梯田迎丰收》。我不由想起一位文化名人说的一段话：“自古以来，山川胜景由丹青而名、由文章而闻的故事屡屡见于史册。而摄影发明之后，以其巨大的传播力、感染力和影响力，成为地区旅游发展的最新、最强动力，成为文化品牌传播创新的重要途径。”但愿这十多年来，我苦苦寻找和拍摄的红海梯田，能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海南西部美丽乡村一个新亮点。

流金岁月 凌云  
妈妈

五月，我坐很远的车去乡下看姆妈。在湖南衡阳方言里，姆妈就是妈妈的意思。我小时候曾吟味这个词，就像初生牛犊亲昵的呼唤一样。

她还是黑黑瘦瘦的样子，穿碎花衣服和裤子来镇上接我。老远看见她，我的眼睛就开始泛酸。这还是我童年印象中那个注重穿着打扮的姆妈吗？还是高中时跟我并肩行走、疑似姐妹的姆妈吗？虽然她从未施过粉黛，我却隐约听到了铅华落尽的声音。

回到家里，我拿出几条裙子给她。她居然犹豫着，说自己老了，哪里还穿得了这般鲜艳的颜色？我笑着对她说：“以后穿衣服，不要全身都是碎花，最好跟纯色的搭配。”第二天出门逛街，姆妈居然听从了我的建议，用白T恤搭着碎花裙，头发高高挽起来。

姆妈并非情感细腻之人，做事雷厉风行、爽快利落。而我性格相对内向。她看我做家务总是一脸嫌弃。每当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厨艺，她总会把我从厨房赶走。所以，我至今仍只是个吃货。

姆妈与我，平时说的大多是家常闲话，村里人的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，从姆妈絮絮叨叨的转述里勾勒出来。长大后，母爱是一根细细的电话线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一头。千里潇湘无限路，尽在姆妈温暖的电话线里。

每次我要远行前，姆妈都会把我的行囊装得满满当当。她以为我喜欢，生怕自己给得还不够。其实，我并不太喜欢吃腌制食品。初中时，家境不好，姆妈给我准备的豆腐乳却成了同学哄抢的对象。一到食堂，她们去窗口打完菜后，就

把新鲜的鸡蛋和蔬菜夹到我的碗里，与我交换咸菜、豆腐乳。上大学后，暑假结束返校时，姆妈给我炒了一盘干豆角，用葱花油爆，装在塑料袋里。我把它挂在宿舍墙上。不料上铺的女同学半夜埋怨我带来的干豆角太香了，诱惑得她辗转反侧、难以入眠。征得我同意后，她马上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，风风火火去宿舍楼下小卖部买来方便面泡豆角吃。多年后，我的女同学们还对我的母爱牌咸菜念念不忘。

如今，我住在遥远的海之南，家人都喜欢吃家乡的红薯粉条炖鸡。姆妈常常给我寄来颇占空间的红薯粉条。每次我回乡探亲、返回海南前，她都很忙碌，忙着去邻人家买新鲜的土鸡蛋，或者托人去邻县买黄花菜，板栗上市时就给我买板栗。有一次，我在不经意间夸她用面粉炸的鱼好吃，她马上买来新鲜的草鱼给我炸鱼。

为了子孙的幸福，姆妈和其他家庭主妇一样，平凡地度过了半生，不曾轰轰烈烈，甚至充满了坎坷辛酸。她不擅长表达情感，也没有温情脉脉，但是我依然深深爱着她。自从有了宝宝后，这种爱更接近理解、包容、融合。

女儿快出生时，姆妈从老家过来照顾我，千里迢迢给我带了树上刚摘下来的新鲜李子，还有黑豆、土鸡蛋和土鸡等。姆妈心灵手巧，做事干净利落，可惜我没有得到她的真传，一直迷糊散漫。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姆妈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我不由感叹道：有姆妈在身边，真好！

姆妈善烹饪、喜辣，爱憎分明。她常说：“做菜不加辣，吃起来有什么劲？”她来海南不到三个月，就用辣椒酱、豆豉、糯米酒等填满我家的厨房。她还在阳台上种了蒜苗、葱和辣椒。湖南人的爽朗、泼辣、勤快通过食物的方式渗透在她的骨髓里，一览无余。而我这个离家二十余年、已习惯清淡饮食的湖南人，在她精心准备的饭食中又变得无辣不欢起来。

姆妈在海口的日子里，帮我纳鞋、酿米酒、打扫整理、制作美食、照顾女儿。我不知道从姆妈的巧手里还能变出什么魔法来。那半年多，我感觉自己过上了十年来最幸福的日子。

姆妈是一本生活百科全书。人情往来之道、经世致用之学、传统又古老的生活记忆、半生的喜怒哀乐，通过她细碎的诉说，串联成一块缤纷布匹，以爱的方式向我铺陈开来。

季候物语 杨晟宇  
无花果



无花果。资料图

“无花果，谓其无花而实。”其实，无花果是有花的，它把花朵藏于果实中，仿佛藏住了夏天的秘密。

小时候，外婆家有一棵无花果树。无花果树在灰褐色的枝干上，迸发出无尽的绿意。无花果一开始如绿色小球一般，然后慢慢变大。熟透之后，无花果的

颜色渐渐变成黑紫。

无花果的成熟，鸟儿似乎比我更早知道。许多果子成熟时，先被鸟儿啄开一口，袒露出诱人的果，甚至还引来几只蚂蚁。外婆看到后总觉得很可惜，连连叹息着把它们摘下，拿去喂鸡。

我想，其实鸟儿不是故意要糟蹋东西，它们一下子衔不走整个果子，偷吃的时候常常很心虚，啄上一口又马上飞走了。等它再飞回来吃时，早已忘记刚才吃的是哪一个果子了。听了我的解释，外婆哈哈一笑郁闷尽扫。但她还是每天在院子里不停巡视，要么把馋嘴的鸟儿轰走，要么及时将成熟的无花果摘下。

每个夏天，我都能吃到很多无花果。无花果的底端有个小孔，沿着小孔将其一掰为二，紫红色的果实便全部呈现在眼前。轻轻咬下，甘甜之余，还有一种特殊的清香萦绕舌尖。

摘下的无花果存放不了多久，外婆将吃不完的无花果晒成果干。在太阳下，无花果越晒越小，一开始两个簸箕都装不下，晒到最后，一个簸箕都绰绰有余了。

无花果晒干后变成了淡黄色。无花果干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拿来泡水，还能在煲汤时锦上添花。我们熬排骨汤或炖鸡汤时会加入一些无花果干，果子的甘甜沁入汤汁，喝起来鲜香不腻，美味可口。

无花果在枝间悄然成熟，藏着花的娇嫩，隐着果的甜蜜，似乎就是一个藏在夏天的秘密。

写食主义 黄卓漫  
又闻菱角香

不经意间，又到了季节更换的时候。在乡村田野里，草木悄悄染上些许金黄，多了几分内敛和成熟。一阵微风拂过，林间叶子沙沙作响，湖水荡起层层涟漪，让人隐约感到一丝凉意和安宁。初秋很是含蓄，它总是把自己的身影藏在万物的变化里，以淡淡的方式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到来。

每到这时候，常常能在菜市场、超市、马路边见到菱角的身影。菱角个个形如牛头、通身紫黑、外壳粗硬，长相看起来不大惹人喜爱。菱角的吃法很多，我母亲喜欢买来做成菱角甜汤。她先将剥好的菱角洗净，撒上粗盐搓去其内膜，然后冲水、沥干，再往高压锅内加入适量清水，最后放入菱角。大火煮开后再转小火慢煮三十分钟，再加入少许白糖，这道美食就做好了。

许多个夜晚，我常手捧一碗菱角甜汤，伫立窗边，遥望月色下的悠悠街景。外面的世界静谧柔和，而余留在口中的菱角香，更是为我增添了几分美意，让我联想到秋日女子泛舟采菱的画面。

菱角甜汤的香气很浓郁，一不小心便勾起我那不满两岁侄子的食欲。他顺着香味跑过来，然后睁着一双大眼睛，直勾勾地看向我手里的菱角甜汤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吃……吃……”望着这可爱的小脸蛋，我将一块菱角肉送入他口中。他顿时大感满足，笑得两眼都眯成了一条缝，然后又在我面前摇头晃脑起来，样子甚是可爱，我不由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小小一碗菱角甜汤，让我们心中都洋溢着无尽的喜悦。

菱角甜汤看似简单平常，却承载着家的记忆和味道，在无数迷茫或疲惫的日子里，一次次抚慰我跌宕的心，给予我温暖和力量。